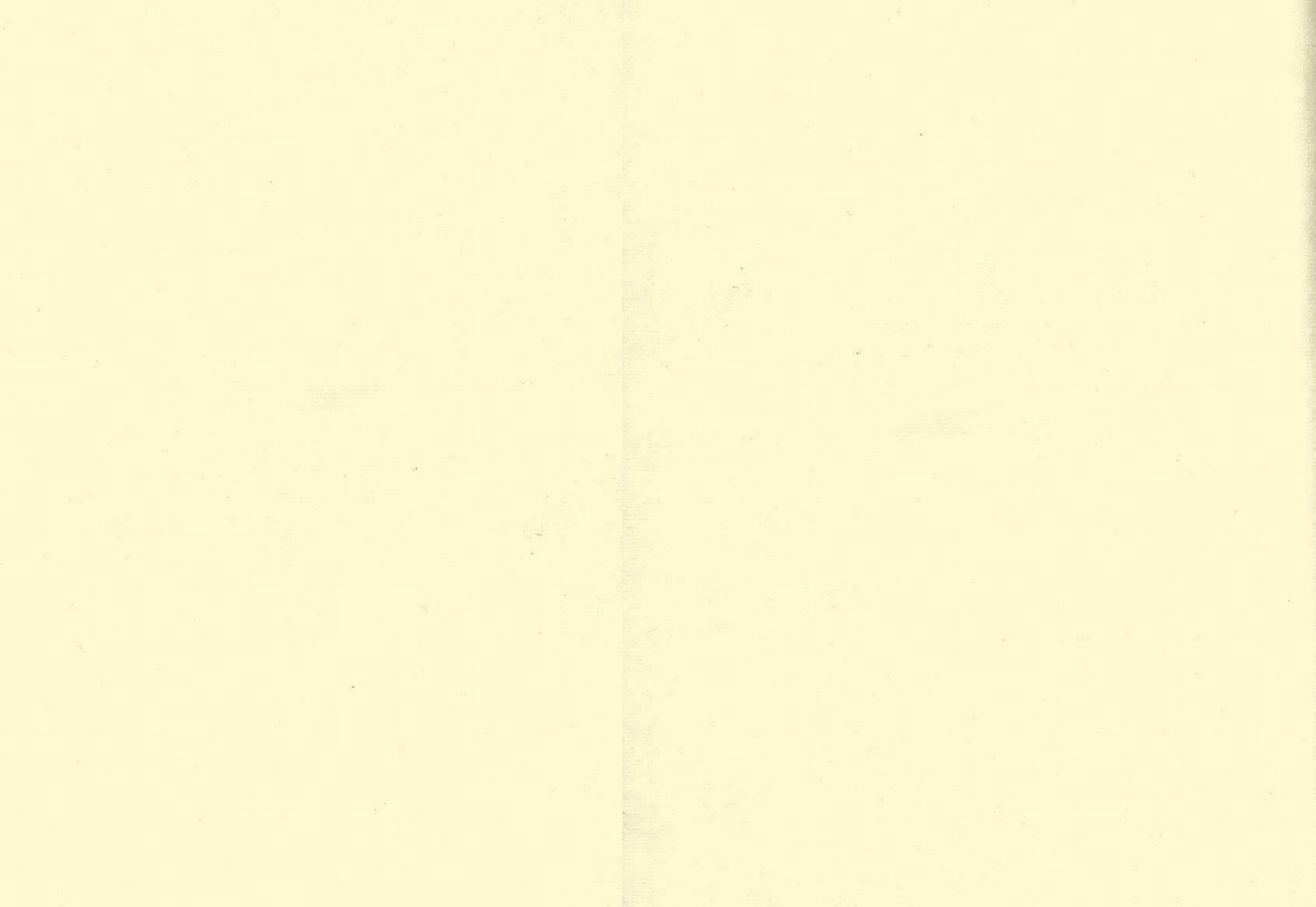


文章正宗

十三



文章正宗卷十二

李尋說王根論災異

尋好洪範災異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

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上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其有洪水為災乃說根云云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

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

一體故曰通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

之四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

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孟說是也

冀張舒布燭臨四海

張

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布

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

天十二

孟

張

孟

曰少微四星在大微兩

故次帝廷女宮在後

士儒學之官為大微輔佐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

取法於此

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也

天官上相上

將皆顛面正朝

孟康曰朝大微官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

也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

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

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

或惠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

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未輪漢興

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



有賢友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

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

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

繇俗者謂其童謠及與人之謠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詳逆咎敗將

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

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惡竊見往者

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夫下擾亂之徵也彗

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

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

泉涌溢旁宮闕仍出師古曰旁附也月太白入東并犯

積水缺天淵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也色宜明燿而無光也羽氣

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

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

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電潛龍

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繼以隕星流彗

維填上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四丈

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日蝕有鄉師

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鄉師

日背步內反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改

鄉讀曰嚮

大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文十二 二 潘仲

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

曰言可延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

日月光精時兩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

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

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字與躍同湛讀曰沈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

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

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

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

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

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具

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

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

韓愈上宰相第三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言相公閣下命

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

方一沐三握其髮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握或作提當是時天

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姦下方有人字無欺字亦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流服

之外者比 一賓貢 之在或 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

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

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露被

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

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

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

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

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

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

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託周公

疑此周

公字當是國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

意下方有以字 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

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

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

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

負之徒豈盡除去 欺字無使 四海豈盡無虐九夷八蠻

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有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

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

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露被

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

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聖盛德至此於百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作如此或今

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

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

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

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

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

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

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方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

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一有也字山林者士之所獨

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

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

及明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

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瀆冒

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方年無文非愈再拜按公三上

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及復交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上張僕射論屐入酉出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

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

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

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

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

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

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

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

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其字所取下

亦無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

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

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有

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

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

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

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

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

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夫有義而忘其

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愈於執

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實

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一以為名實而

而退申而入終終方而退終方以為常亦不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終方是也必皆曰執事

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

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

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也如此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也使其

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

此三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

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

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曰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

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

也或無復出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

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

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問抗蜀本如此而

今以下兩句推之作故近是蓋此非套故也

當作一句請之乃得其意或者諫不足聽字恐是

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

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危或作墮下同小者傷面目大者破

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背熟則無

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

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在

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

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

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

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

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遠者三

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

矣諸本皆如此方從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

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凡五臟

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而以之顛頓

騁嗚呼其危哉臆或作腹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

慮之深思之亦委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焉拜

與鄂州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頃自諸

方云此用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莊子語

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觸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三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跽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勳事已。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闢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能寵

驅虎之士畏懦蹶躅莫肯仗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
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
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
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
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
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
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
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
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
如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

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
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
俟其至幸其至也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別離之
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
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
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
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孰知其氣力所極
無望望風之驚惡文謹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
募數千閣下以爲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具表
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勅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董仲舒論春秋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

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請其害之

大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

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

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

賢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

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復一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

弑父一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

文十二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
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
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
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按太史公六家

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
六百七十七小書四十六

文十一

十三

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難蓋從然其叙君臣父
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
是以其事不可偏備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
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
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潛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
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
正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
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
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
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
衰欲與天地長以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
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
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

勿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斷飯土簋
歌七刑鬻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
送死棺槨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尊尊之恩絕
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人不得反其意割決於名時失人情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
不可以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易行其
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
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
法無法因時為業有變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
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欵欵言不聽姦廼不生賢不肖自白黑廼形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人道混混真真光耀天下

文十二

十三

復及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
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
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按仲舒此論見於太史公自叙其學粹矣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則遷述焉其說曰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問學之而遷述焉其說曰太史公仕於建
之要指云然其所論乃列儒者一爾而不知儒者名
家之問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名
無所不該五家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班固
識之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詎不信夫其後
劉歆又序諸子於六家之外益縱橫雜農三家而為
九焉且謂其言雖殊譬如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
反而皆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夫仁義本非二道
未有薄於仁而厚於義未有厚於義而薄於仁者何
相反之有若黃老之清靜寂滅法之慘刻名之苛察
墨之二本縱橫之譎誑其於儒者之道猶白黑異色

南北殊塗也又何相成之有歆之失其源蓋自談始故今黜之不使與於正宗之列而獨別取仲舒之論

對江都王論三仁

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

庸種蠱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

曰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

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為至於我哉徒見問之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

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

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它諸侯為賢其比三王

文十二

十四

猶武夫之與美玉也

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

王曰善

程正公曰此

董生所以度越諸子

徐幹法象論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

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

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

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則性情恬淡故仁者存仁義

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教其謂之君子矣君子者

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

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

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
辭令而壞善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
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
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
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
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虬獨之
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

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纓命之辭季路遭亂正
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
猶不志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冰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
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
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
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絕乎鄉黨傳
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
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
被四表成湯不敢迨違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

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觀而化也
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媠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
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那造逆於相詬子
公生弑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
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君子之交
人也歡而不媠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
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其絕交弗畔書曰慎始
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
可湏更忘也湏更離則惰慢之行臻焉湏更忘則惰

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
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
敬道不偏廢相湏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
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
文公以肅命典國邾棼以傲享徵亡異缺以敬妻受
服子圉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鷄衣
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
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則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視不離於結會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
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

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南豐曾氏序曰幹字偉

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論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首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非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愚按幹中論二十篇文選以其澹泊無華皆不之取故世不復知有此書今取而讀之信乎如曾氏之評也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矇未祛譬如宵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亶沒而後已又曰學

大十小古七十八

文十二

十七

者所以摠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因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矣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為師修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隅坐行則參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畫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修德始乎羈紲終乎艱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云云積小至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止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泉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履季覆寒女商嘗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

如子都君子取其行之不知舜禹幹之論議大略如
比序者類其深美首卿之為人今觀其所著醇矣而
不能無疵是亦首卿之比也法象一篇顯以敬為主
蓋秦漢以後儒者論者少有及之者故錄其全文于
云此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字老子
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
小者非天小也非天曰井中觀星所視不過數星云
正按韓公未必同尸子語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
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

伏虎

文十二

十八

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之所謂道德
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
孔子没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
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
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閣抗本云南梁晉梁魏隋

也魏隋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佛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入于彼必出于此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斥之出者汙之嗚呼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若晉魏孔子晉

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
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

嘗下有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

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

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

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

四十三小十一 文十一 十九

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

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

通其有無通方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

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壹或

或作埋方云按史記賈誼傳獨埋鬱其誰語漢書作

壹鬱壹當作壺集韻音咽壺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

用淫與壺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壺

壺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氣氤字壺淫古蓋

通用故漢書相欺也為之符立解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方無權衡害至而為之
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太古益不止制

斗折衡而民不爭

割或作措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

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大司馬九十二

文十一

二十一

子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

聖一也

名下或有雖字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

所以為智一也

事下或有雖字

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

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

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後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本為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

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教之上幾何其不脊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

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

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

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

肉文或作書或作教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

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

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

謂堯與佛之道也何上方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

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

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

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

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何而方作何其○今按此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繇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程正公曰過之晚

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曰求其

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軒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

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示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

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

才見此人又曰原道云孟氏醉乎醇文曰荀揚擇不精語

不詳若不見它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

明也又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朱文公曰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

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

如原道不易行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靜淵

嘿之語皆是也韓公綱領正却無它近老氏底說話又

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

六十四大序文十二

何曰後人多譏議之其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

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

道德乃摠名乃虛位也且須知它此語為老子說老

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

須知此意方有得程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

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

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

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是措情為

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

皆用矣又曰以博愛為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

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

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

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

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指瞭然於胸中矣

原性 朱文公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

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从關

云禮信去仁為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

信曰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

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

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小字四十四

文十二

二十三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亦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無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

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

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

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

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

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為

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

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
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人之性果善乎或無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
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
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不憂上或無母
字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
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
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
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
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
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
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教方作學曰今之言性者
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
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楊遠
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耳又語錄曰韓子此言已見大意又曰韓子以仁義禮知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不曾說得性不曾說得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示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考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方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

本字八十九小字一

文士

廿五

友

新不究其舊責或作取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字上恐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

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

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維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夫及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及

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

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

有字不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

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

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

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正公曰韓愈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

揚擇不精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斷得如此分明如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

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

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

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

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

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

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士子擇師

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以書

而者其句讀者非

言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

也字方云讀音豆句投徒闕切何休

禮天官注徐龜讀焉賦竹賦作公羊序失其句讀不言山公注襄

從如字句讀之

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

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

相師士大夫之族

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

問之則曰彼與彼

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盛或盛語

作大按官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

矣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

及其可怪也歟此不

齒或作鄙之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

郯子萇弘師襄也

聃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方無

小四四六

天士

孔子師郯子五字

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

郯子之徒為句曰

校本一云郯子下當有數子一字

其上當存孔子

三字為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

適周見萇弘老聃

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

官名語故此上句

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

之徒則三子在甘

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

知當并存上郯子

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孔子

句讀之而疑郯子

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

曰三人行則必有

我師子下或是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己

子故上或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

攻如是而已李氏

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

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

李朝書

畫而作文而休也
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比
日休吾則不類於凡人畫無所作
與所休作非吾
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皆離
而不存乎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
人之不力於道
百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
也其所所以非鳥獸蟲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全乎哉
定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
得之甚難也生
十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
年行甚難得之
才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
則其所以自異
於禽獸蟲魚者亦亡幾矣昏而不思
九三句六十七小七七六
文十二
九十九

其昏也終不明
失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
時如朝日也思
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
者不過七十八
！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
時而視乎九十
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
能大相懸耶其
入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
也雖享百年若
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
可知耳矣况千
人而無一及百
年者哉故吾之
終
日志於道德猶
惟未及也彼肆
其心之所為者
獨何

人耶
翔字習之
性者情也喜怒哀
既昏性斯匿矣
韓愈為文章後亦謚文公其復性
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性
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
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

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燥也其光不明
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新清矣煙不鬱光斯明
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充也雖然無性則
情無所生矣情不自性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
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
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
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
光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雖然則百姓豈無性耶百姓
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
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又或問曰人之
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
弗思也又問以情止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
思也又問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邪本
無有心寂不取邪思自息性既明照邪何所生如以
情止情是乃大情也又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
與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
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
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焉
又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生何因而
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息

文士

州

君甫

戒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能復其性也又問曰情
之所昏性即戒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
性清徹其渾之者泥沙自沉清明之方其渾也性豈
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
也故其渾也問曰人之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
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
人之性將復為邪情所昏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
妄也邪妄無因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本邪
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可曰生也○按
有曰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人為善蓋因其
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人為善蓋因其所發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為四端正欲之可乎故程正公
以為可戒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
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欲戒之本善蓋因其所發
而知其本體也以為邪妄而欲戒之可乎故程正公
曰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而論顏子之
學則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亦不以復性則非情如
文公亦曰李翱論復性則其中而不知今止劉氏要
何可戒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今止劉氏要

注于方策獨末篇之言
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去佛齋

故温縣令楊垂為京兆府參軍時承
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

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
期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獨
此一事傷禮故論而
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染流于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
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代遵奉之以及于茲蓋
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戎狄之術行于中華故
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
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
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邪是宜合于禮者存諸

大三百九十九

文十二

卅一

君甫

愆于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
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于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
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
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
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于中國
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
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
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
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

謂也患力不足而已而德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
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事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
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養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
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
可使天下舉而行之者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
不蠶而衣裳具弗搏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
已者至于幾千百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
矣於是築樓殿宮闕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
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
弗加也是豈不出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
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
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爲蛟龍食也禹實使
然德爲聖人功攘禍立爲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
衣服卑宮室土階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
然其大者也詳而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
教而排之者不心雖辨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
而勸來者故使其在彼之職也有位者信吾說而
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
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爲君子而溺於其故
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華禍之六者也其不爲戎

也幸六昔者司士賁生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
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
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
而欲以傳於後乎

柳宗元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
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
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
誤也夫皮冠者是禮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
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

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
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
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
之典命書制符璽一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
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
遠鞭扑梏桡斬綬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
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
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
矣吉者居其位黑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
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支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取而止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說興於是指形器為祖述而索道於虛無去漢不可測知之或形而上者始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四維論

文十二

三十四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端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忠由其斯之而

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
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
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按柳子謂廉恥為義之小節蓋得之矣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事言所指者切則管子之論亦未可以為非也然其言明辨可喜故取焉以上論

賈誼過秦論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賈曰耰望虛而食橫行天

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

師深入戰於鴻門中落難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

侯並起豪傑相立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

軍之衆要市於外以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

矣子嬰立遂不寢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也秦

地被山帶河以為秦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

秦王二十餘君常侯維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

也且天下嘗同心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

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
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
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
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關據阨荷戰而守之諸侯
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
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
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敵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
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
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
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
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
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
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
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
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宇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
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

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
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
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
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函右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之
備外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

八十四全四

文十二

二十七

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
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
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
通其意具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
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

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
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
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朴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
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

四

卷之十二

廿八

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
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旺隸
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
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
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

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

按詛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詛之意以攻守爲二塗用權謀以攻而

用仁義以守然後爲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詛亦爲攻守異勢之說豈

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詛之學所以爲難於申韓也

文二

廿九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止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大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權此

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有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

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王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

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人懷自危之心親
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
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
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
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
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
此之謂也按誼所謂天下啓啓新王之資此正孟子
湯武者伐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
皇爲之父趙高爲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貴盜跖
以伯夷之行乎且國於天地必有以爲之根本者根
本不搖然後扶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
天下而非有憑藉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
矣借使嗣君有禹王之行欲以區區小善掩而回之
是猶以杯水救與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有謂
大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素能立扶蘇則秦必祀
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
宮以始阜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
當矣如誼所云真書生之論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

文十二

權

班彪王命論

於冀州時隰據隴擁衆招輯

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
連州郡小者據縣邑鄙問彪曰往者周二戰
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運迭興在於一人
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
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
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
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承秦之
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能
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
竊號位而不張於民間外以即真之後天下莫
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開外以騷擾遠近俱發

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楚魏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
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與疏矣音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虛既感難言又愆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泉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亦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伐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

大司馬

文十一

四二

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鐵鏹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衽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辱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亂哉故雖遭羅阮會稽
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
亨醢分裂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好天位者
辱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
翻之用梁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梁即薄椀所謂椀也椀梁上
短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師古
也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烹而世貧賤
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為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

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

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

之必云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
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
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
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
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
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辱是故窮達有命
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
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尊商二曰
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
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遠於聽受見善如

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鄉焉赴師古曰

響如響之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按足揮洗揖師古曰

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主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

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刺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

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盡策舉此高祖之大略所

以成帝業也若廼靈瑞符應天可降聞矣初劉媪任

高祖而夢見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

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

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覩師古曰厭

音一葉反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

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

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

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

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超然

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

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

笑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度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

終矣以知隗躡終不痛迴避地於河而按鬼之論參

三五 文十二 四

觀幸之志故取焉。又後漢王符仲長統各有論著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自和安之後世嚮焉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世
物情不欲章顯其名故著曰潛夫論其指許時短討
而財猶謂之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
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曰起蒙恬秦以為功
天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曰起蒙恬秦以為功
常病病於飽也貴臣常傷於龍也哺乳多則生癩
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戒之者非
一也其實負曰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是故亂殺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
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
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
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
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侷頗冉詳覈
破能則鮮及中人又曰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
故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由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

文士

四星

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
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
長者非謂分度損成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聖人深
力者非謂分度損成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聖人深
民抑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
廷者相續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
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
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述赦篇曰今日賊良吏之甚
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
謹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
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
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
皆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夫者復什六七
矣其輕薄姦執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莫其辜戮以漸
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詭者盜
服藏而過門孝子見離而不行訴遭盜者觀物而不
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糧莠者傷禾稼患姦執者賊良
民猶竟不仕終於家統字公理性倣儻敢直言不諂

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尚書令荀彧聞統名
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
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田著論名曰昌言友人東
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其理亂篇
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
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
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
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
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
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導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焉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
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
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
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
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
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
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資育百
萬無所復舊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夫天下莫敢與
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

文十一

四六

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前離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仁人
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
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如妾之家也使餓狼守有
厨仇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
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
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
不仁沈溺致愚疾邪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
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鄉為政爰及
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
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身漢之隆
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
則和諧相倚則違矣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
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崩數世之矣繼繼繼繼繼
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
以來三公之職備貪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以
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買易選舉疲篤守
貪殘牧民撓擾百姓怨怒四夷招致乖叛離解

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 才早為災此皆威靈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 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兒泣血者也... 檢押鄉曲之常於清憲謹慎稱常習故若執... 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則此何患於左右小臣... 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 忘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咸育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 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 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終侯之因辱因陳太... 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 生而見之習其所常嘗莫之悟嗚呼可悲天... 天下之圖右手劍其喉愚者猶知難之况嗚... 哉而武蓋三公之重而加甚不假后心以... 此至親之執故其責任為世常然之敗無也... 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 則宜分任責成大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 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任病人舉用失賢... 八

文十二

四七

安年訟不息大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 安年訟不息大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 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通梁冀之徒藉外戚之... 乎今夫國家漏神不明於此之罪而彼之疑... 而為之者八補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 錄又論皆有子真少沈靜好典籍父李隱居... 竟三公並碎皆不就恒帝初詔公卿郡國舉... 行體吏才以郡舉徵諸公車病不對策除為... 政體吏才以郡舉徵諸公車病不對策除為... 一時要言辯而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 明哲之佐博坐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 作訓而駿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欽立中興之... 嘗不頽賢哲之謀乎九天所不聖者常由... 快不自觀或俗漸漸而不悟政衰衰而不... 忽真或猶或荒耽嗜欲不恤或見信之佐... 或疎遠少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或見信之... 或疎遠少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或見信之...

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故
詭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靡巧偽百姓囂然咸
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乃理哉期於補衮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
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
差各有去設不彌人不能皆息切而慕所聞也
孔子對葉公以遠來公以臨人景公以制節
不亦所定其務也吳以受命之君每轉制節
正刑俗人始論國家之大事故言中者雖合
鳥可與論國家之大事故言中者雖合
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
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
櫻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
灌之所忠而撫其幽憤者也夫文以帝之明
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
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公之自非上德嚴之則
台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
之道

文十二

四八

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茲執之勝海內清肅
天下密如薦勳相廟享躋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
宰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
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
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
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
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收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
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
肉理疾也以刑罰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
上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賦委其
焉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和將掛勒鞅駟委
救之豈暇嗚方鑿清節奏說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
之律有夷三族之今黜削新趾斷言泉自故謂之具
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創有皆三百當斬左趾者
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不死者既殞其命若往
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責殺也當此之時
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答與重果

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戒也輕極自是之後答者得
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
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正其本使人主師五帝
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
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
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
則多為累而已寔之此論通載於相帝元嘉元年
十一月以其時破之梁冀以策功顯國恣橫李固
杜喬以直道坐誅官官外戚第實客暴亂州郡朱
穆所謂牧守長吏多非德選今聚無賦遇民如虜或
絕命於篋楚之下或自賤於迫切之求正此時也審
欲整王綱救時弊必使政權歸朝廷咸宜勿預政此
第一義也寔之論都不及此而顯欲以嚴刑峻法齊
之不知寔之意將以施之民而則時民之燕悴其
矣撫而柔之猶懼不蘇况可以猛政毒之邪將以施
之權幸邪則威福正出其手何刑法之可加使時君
果用寔言重賞深罰明著法令以檢御之則蒙賞者
必貴近被罰者必疏遠也何益於治邪文帝之政大
體本於寬仁故能壽漢家四百年之脉答法太重特
一事之失尔賴景帝亟改之民命以全寔乃據其一
四九其大二十九 文十二 四九 章

韓子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
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
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
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而移易哉
哉在下或有草字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

移易方作易字

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

去不事三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

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

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

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

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夫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

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

文十二

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方無之字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

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

去無一可者也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謂正謂

或本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也而

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且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

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

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

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言言也

而如此其可乎哉秩祿或作祿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

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死石者故雖

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方云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

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亡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

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

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

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入茲非是

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方無本以

六三言六少曰六六

文十二

五二

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

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

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

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

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

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啓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員而人聞之

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

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

有下或有心字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

言

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方孜孜矻矻死而後已

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門下有

而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

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

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

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

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

文云云方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

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

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

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

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

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

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

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

